

續資治通鑑

續資治通鑑卷第三十四

聖主恭親皇帝都統右都御史北河東地方提督總兵官孫承澤奏請將孫承澤等處斬首示衆以儆效尤

宋紀三十四

起著雍敦牂正月盡上章
涪灘七月凡二年有奇

眞宗膺符稽古神功讓德文明武定章聖元孝皇帝

天禧二年

遼開泰七年

春正月乙未朔永州大雪六晝夜方

止江陵溪魚皆凍死

己亥以趙安仁爲御史中丞兼

尙書右丞左右丞兼中丞始此

辛亥幸元符觀資善

堂宴從臣及壽春郡王府官屬出御製賜壽春郡王恤

黎民等歌元符觀資善堂等記頒并出壽春郡王詩什

筆翰示宰相 戊午王欽若等上天禧大禮記四十卷
已未詔諸路災傷州軍並設粥賤糶官粟以惠貧民
是月遼主如達離山二月乙丑朔遼主拜日如渾河
丁卯以昇州爲江寧府置軍曰建康命皇子壽春郡
王爲節度使加太保封昇王先是宰臣屢請早議崇建
謙讓久之固請再三乃許 戊辰以壽春郡王友張
士遜崔遵度並爲昇王府諮議參軍左正言直史館晏
殊爲記室參軍 庚午右正言劉煜請自今言事許升
殿面對從之 壬午對右正言劉煜魯宗道於承明殿
凡八刻 三月壬寅帝謂宰臣曰近日疆郵肅靜悵亦

安阜向敏中對曰邊境雖安而兵數未減慮多冗費帝
曰今京師兵可議裁減存其精銳敏中等曰軍額漸多
農民轉耗近準詔已住召募或斥去疲老則冗食漸少
帝曰卿等宜講求經久也 丙午遼烏庫舊作鳥
古今改節度

使蕭普達討德呼勒舊作敵
烈今改部之叛命者滅之 甲寅

右正言魯宗道言大辟罪如婺州謫言者望自今精加
案覆帝出其狀以示輔臣且曰自今當詳議者更加審
細貴無濫也宗道每月風聞多所論列帝意頗厭其數
宗道因對自訟曰陛下所以在任臣者豈欲徒事納諫之
虛名邪臣竊愧尸祿請得罷斥帝慰諭良久宅日念之

因題壁曰魯直

丙辰詔州縣先貸貧民糧種止勿收

夏四月丙寅遼賑川州饒州饑辛未賑中京貧乏癸

酉遼禁匿名書

乙亥詔江淮方稔宜令夏畱糧儲三

二百萬石以充軍食免其擾民

庚寅降天下死罪一

等流以下釋之災傷地分去年夏秋稅及偕糧種悉與
除放今年夏稅免十之三大名府登萊濰密青渭州免
十之四不得折變支移欠負物色未及依隄科校候豐
熟日漸次催納諸處造上供物追集百姓工匠有妨農
業竝令權罷如係供軍切要者候次年裁奏 壬辰遼
以呂德懋爲樞密副使 閏月癸卯知樞密院事馬公

節罷爲彰德軍畱後畱京師 戊申獎州團練使李溥
坐貪狠責授忠正節度副使初黃震發溥姦贓遣御史
鞠治得溥私役兵健爲姻家吏部侍郎林特起宅又附
官船販鬻材木規取利息凡十數事未論決會赦有司
以特故不窮治大理寺詳斷官考城劉隨請再劾之卒
抵溥罪隨嘗爲永康軍判官軍無城堞伐木爲柵壞輒
易之頗困民力隨令環植柳數十萬株使聯屬爲界民
得不擾屬縣令受贓鬻獄隨劾之益州李士衡因爲令
請隨不從士衡怒奏隨苛刻罷歸初西南夷市馬入官
苦吏誅求隨爲繩案之旣罷夷人數百訴於轉運使曰

吾父何在事聞乃得調 王子遼以蕭進忠爲彰武軍
節度使兼五州制置 皇城司言拱聖營西南眞武祠
泉涌祠側疫癘者飲之多愈甲寅詔卽其地建祥源觀
士女徒跣奔走瞻拜判度支句院河南任布言不宜以
神怪徇愚俗不報 戊午吐蕃遣使言於遼凡朝貢之
期乞假道夏國遼主從之 五月甲子太尉尙書令兼
中書令徐王元偓薨帝臨奠慟哭贈太師尙書令追封
鄧王諡恭懿 丙寅遼封皇子宗眞爲梁王宗元永清
軍節度使宗簡右衛大將軍宗愿左驍騎大將軍宗傑
右衛大將軍皇姪宗範昭義軍節度使宗熙鎮國軍節

度使宗亮絳州節度使宗弼濮州觀察使宗奕曹州防

禦使宗顯宗肅皆防禦使

攷異遼史聖宗紀載聖宗諸子之名而皇子表云聖宗六

子興宗第一重元第二別古特第三吾格第四噶爾第五疾古第六貞紀異又紀所云皇姪當是隆慶隆祐之子而表云隆慶子五人隆祐子二人其名皆遼本俗之名亦與紀不同遼史前後互異大率如此今從紀書之以存遼以張儉守司徒兼政事令

攷異徐氏後編誤繫於是月之末今從遼

史

丁卯命宰臣王欽若管勾修祥源觀事右正言劉

煜言前世傳聖水者皆詭妄不經今盛夏亢陽不宜興

土木以營不急疏入不報 丙戌河陽三城節度使張

旻言近聞西京謠言有物如帽蓋夜飛入人家又變爲

大狼狀微能傷人民頗驚恐每夕皆重閉渡處至持兵

器捕逐詔設祭醮禱禱 六月乙未以宣徽北院使同

知樞密院事曹利用知樞密院事 乙巳京師民謠言

帽妖至自西京入民家食人民聚族環坐達旦叫噪軍

營中尤甚詔立賞格募告爲妖者旣而得僧天賞衛士

耿槃張崗等鞠之竝棄市然謠言實無其狀時自京師

以南皆重閉浚處知應天府王曾令夜開里門故倡言

者卽捕之妖卒不興 辛亥有彗出北斗凡三十七日

沒 秋七月甲子遼主命翰林待詔陳升寫南征得勝

圖於上京五鸞殿夜異遼史拾遺引圖繪寶鑑補遺云

圖案此事本紀載之非有遺也屬氏 壬申以星變赦

偶未及檢耳今從本紀書其年月

天下流以下罪死罪減一等 詔自今鎖廳應舉人所

在長吏先考藝業合格卽聽取解如至禮部不及格當

停見任其前後考試官舉送長吏竝重置其罪 甲戌

以刑部侍郎知青州李士衡爲三司使帝作寬財利論

賜士衡士衡請刻聖製於本廳從之士衡方進用王欽

若害之會帝論時文之弊欽若因言路振文人也然不

識體帝曰何也曰士衡父誅死而振爲贈告乃曰世有

顯人帝領之士衡以故不大用 八月丁酉羣臣上表

請立皇太子不允表三上許之 後異案宋史真宗本紀作庚寅日羣臣請立皇

太子從之今從 先是知梧州陳執中上復古要道三篇

帝異而召之帝時已屬疾春秋高大臣其敢言建儲者
執中旣至進演要三篇以早定根本爲說翼日帝以它
疏示輔臣皆贊曰善帝指其袖中日更有善於此者出
之卽演要也因召對優殿勞問久之尋擢爲右正言執
中恕之子也 癸卯詔前歲上聖號冊寶所賜醕今秋
豐稔可追行之 甲辰立昇王受益爲太子改名顥大
赦天下 乙巳以翰林學士晁迥爲冊立皇太子禮儀
使命祕書監楊億撰皇太子冊文知制誥盛度書冊陳
堯咨書寶 壬子以參知政事李迪兼太子賓客帝初
欲授迪太子太傅迪辭以太宗時未嘗立保傅乃止兼

賓客而詔皇太子禮賓客如師傅有殿侍張迪者春坊祇候太子不欲其名與賓客同改名克一迪奏其事帝喜以告輔臣 詔中書門下五品尚書省御史臺四品諸司三品見皇太子竝荅拜自餘受拜 加彭王元儼太傅進封通王 癸丑帝作元良箴賜皇太子又作詩賜賓客而下 甲寅楚王元佐加興元牧徐國郿國宿國三長公主俱進加封號 丁巳詔皇太子月給錢二千貫禮儀院言至道中敕百官於皇太子稱名宮僚稱臣續準敕依皇太子所請宮僚止稱名詔如至道之制 九月丁卯御天安殿冊皇太子 壬申三司假內藏

鉅十萬兩 戊辰遼主詔內外官因事受賕事覺而稱
子孫僕從者禁之庚午遼主錄囚括馬給東征軍 庚
辰御正陽門觀酺凡五日帝作稼穡倍登詩歆器戒酒
二諭示輔臣 祥源觀成觀宇凡六百一十三區 是
月遼主駐土河川 冬十月遼名中京新建二殿曰延
慶曰永安壬寅遼以順義軍節度使石用中爲漢人行
宮都部署 癸丑左諫議大夫孫奭言茶法屢改非示
信之道望遣官重定經久之制卽詔奭與三司詳定務
從寬簡未幾奭出知河陽事遂止奭初自密州代還時
方置天慶等節天下設齋醮張燕費甚廣奭請裁省浮

用不報

丙辰遼以東平郡王蕭巴雅爾

舊作押今改爲都

統殿前都點檢蕭庫哩

舊作虛烈今改

副之東京留守耶律巴

格

舊作八哥今改

爲都監伐高麗仍諭高麗官吏能率眾自歸

者厚資堅壁相拒者追悔無及

攷異遼伐高麗於十月出師東國通鑑作九月

與遼史異今從遼史

十一月己未以翰林學士晁迥爲承旨時

朝廷數舉大禮詔令多出迥手嘗夜召對帝令內侍持

御前巨燭送歸院

壬戌遼以呂德懋知吏部尙書楊

又元知詳覆院劉慎行爲彰武軍節度使

乙亥起居

舍人呂夷簡言澶魏豐熟望出內藏錢二十萬貫市芻

糧從之

遼蕭巴雅爾攻高麗興化鎮高麗遣其臣姜

邯贊姜民瞻禦之先期設伏山谷以大繩貫牛皮塞城東大川以待之遼師至決塞發伏遼師戰不利巴雅爾乃由慈州直趨王城進至新恩縣去王城百里邯贊等遣兵來援巴雅爾度王城不可下乃大掠而還十二月師至茶陀二河邯贊等追兵大至諸將皆欲使高麗渡兩河而後擊之都監巴格獨以爲不可曰敵若渡兩河必殊死戰此危道也不若戰於兩河之間巴雅爾從之及戰高麗以彊弩夾射相持未決忽風雨自南來旌旗北指高麗兵乘勢攻之遼師大敗巴雅爾委甲仗而走詳袞

舊作詳
穩今改

多戰死天雲及皮室二軍傷陷略盡

後異
史

載奈陀之敗在十二月據東國通鑑云契丹駙馬蕭遜
寧帥兵來侵號十萬王以平章事姜邯贊爲上元帥大
將軍姜民瞻副之率兵二十萬八千三百屯寧州至興
化鎮大敗之遜寧引兵直趨京城民瞻追及於慈州來
口山大敗之侍郎趙元又擊於馬灘斬獲萬餘級春正
月庚申姜邯贊以契丹兵逼城遣兵馬判官金宗鉉領
兵一萬倍道入衛京城平西蕭遜寧至新恩縣去京城
百里王命收城外民戶入內清野以待遜寧遣耶律好
德齋書至通德門告以回軍潛遣候騎三百餘至金郊
驛王遣兵一百乘夜掩殺之辛巳契丹回軍至漣渭州
姜邯贊掩擊斬五百餘級二月己丑朔邯贊等邀戰于
東郊兩軍相持勝負未決金宗鉉引軍赴之忽風雨南
來旌旗北指乘勢奮擊契丹奔北追涉石川至於盤嶺
僵尸蔽野俘獲人口馬駝甲胃兵仗不可勝數生還僅
數十人契丹兵之敗未有如此之甚云是遼師敗歸實
在次年二月今攷遼史蕭巴雅爾之歸在次年三月不
應於十二月喪師至三月始歸遼史載伐宋之事多以
用兵之始連後事書之疑當以東國通鑑爲得其實但
高麗紀本國之捷不無夸大之詞又誤以蕭巴雅爾爲
蕭遜寧今用遼史之例參酌東國通鑑連屬書之東國

史略所載亦
誤作蕭遜寧

參知政事張知白與宰相王欽若論議

多相失因稱疾辭位丙午罷爲刑部侍郎翰林侍讀學

士知天雄軍是歲遼放進士張克恭等三十七人

三年

遼開泰八年

春正月壬戌遼建景宗廟於中京封沙州

節度使曹順爲燉煌郡王丁卯翰林學士錢惟演等

四人權同知貢舉乙亥諸路貢舉人郭楨等四千三

百人見於崇政殿時楨冒總喪貢舉爲同輩所訟殿三

舉同係人竝贖金殿一舉時有司欲脫宋城王洙問洙

曰果係楨否不然可易也洙曰係之不願易也遂與楨

俱罷京西轉運使胡則言滑州進士楊世質等訴本州

黜落卽取元試卷付許州通判鄢陵崔立看詳立以爲
世質等所試不至紕繆已牒滑州依例解發詔轉運司
具析不先奏裁直令解發緣由以聞其試卷仰本州繳
進世質等仍未得解發及取到試卷貢院言不合充薦
詔落世質等而劾轉運使及崔立罪立初爲果州團練
推官役兵輦官物它州道險乃率眾錢傭舟載歸知州
姜從革論如率斂法三人當斬立曰此非私已罪止杖
耳從革初不聽論奏詔如立議帝記其名代還特轉大
理寺丞知安豐縣立性淳謹尤喜論事大中祥符間士
大夫爭奏符瑞立獨言水發徐兗旱連江淮無爲烈風

金陵大火是天所以戒驕矜而中外多上雲露草木禽
蟲諸物之瑞此何足爲治道哉願敕有司草木之異雖
大不錄水旱之變雖小必聞前後凡上四十餘事云

是月三司言使臣傳宣取物承前止是日傳詔旨別無
憑由致因緣盜取錢物今請下入內內侍省置傳宣合
同司專差內臣一員主之以絕斯弊從之 二月丁未

出皇太子所書御詩賜宰相 遼以前南院樞密使耶

律制心爲中京留守以漢人行宮都部署王繼忠爲南

院樞密使 三月戊午朔日有食之

後黑遼史不書是
年日食今從宋史

乙丑三司假內藏庫銀一十三萬 丙寅親試禮部

奏名貢舉人得進士王整以下六十三人賜及第八十
六人同出身又賜學究諸科各及第出身有差 乙亥

遼蕭巴雅爾耶律巴格自高麗還以出師失律數其罪

而釋之

按遼史本紀作東平王蕭韓寧東京畱守耶律巴格國舅蕭巴雅爾等討高麗還坐失律數

其罪而釋之案上年遼人出師無韓寧之名況其時巴雅爾方爲東平王不應一時有兩東平王也蓋由於巴雅爾字韓隱譯音轉爲韓寧遼人紀事之書或書名或書字元人修遼史者不辨其爲一人遂分書之耳今訂正

壬午遼主閱飛龍院馬

入內副都知周懷政日

侍內廷權任尤盛附會者頗眾性識凡近酷信妖妄有
朱能者本單州團練使田敏家厮養性凶狡遂賂懷政
親信得見安談神怪事以詠之懷政大惑援引能至御

藥使領階州刺史俄於終南山修道觀與殿直劉益輩
造符命託神言國家休咎或臧否大臣時寇準鎮永興
能爲巡檢能詐言天書降帝訪諸大臣或言準素不信
天書今使準上之百姓必大服乃使懷政諭準準始不
肯其婿王曙詣書要準乃從之是月準奏天書降乾祐
山中致異劉攽撰寇準傳云朱能獻天書上以問王旦
旦曰始不信天書者寇準也今天書降準所當令
準上之則百姓將大服乃使周懷政諭準準始不肯而
準婿王曙居中與懷政善曙因要準準乃從之案王旦
歿於天禧元年正月而準上天書乃在三年三月此致
之誤也李燾疑爲王欽若之言亦無確據今姑闕其名
云夏四月辛卯備儀仗至瓊林苑迎導天書入內太子
右諭德魯宗道上疏略曰天道福善禍淫不言示化人

君政得其理則作福以報之失其道則出異以戒之又
何書哉臣恐姦臣肆其誕妄以惑聖聽也知河陽孫奭
上疏言未能姦愴小人妄言祥瑞而陛下崇信之屈至
尊以迎拜歸祕殿以奉安上自朝廷下及閭巷靡不痛
心疾首反脣腹非又曰天且無言安得有書天下皆知
能所爲獨陛下一人不知耳乞斬能以謝天下帝雖不
聽然亦不罪奭也（攷異）李燾曰奭本傳載天且無言安得有書之對在祥符初恐誤也移見祀汾陰前又見于此宋能所獻天書其迎奉之禮蓋不減祥符而國史實錄諱之遂不復詳且失其時日案稽古錄于是年三月載寇準奏天書降乾祐山今用此爲據繫之三月末魯宗道孫奭諫疏亦不得其時因附于此國老閒談以宗道所諫爲指祥符則誤也今追正之記聞載奭諫語比之正傳尤切直恐奭不但一疏今

竝載之可見先
朝容直臣也

河東轉運使李放貢錢三十萬貫糧

百二十萬石詔獎之 己亥召山南東道節度使同平

章事判永興軍府寇準赴闕 壬寅召近臣詣眞遊殿

朝拜天書 是月遼主如緬山 五月乙丑左諫議大

夫知鄆州戚綸責授岳州團練副使以提點刑獄官李

仲容奏綸有訕上語故也綸善談名理喜言民政頗近

迂闊事兄維友愛甚厚士子謁見者必詢其所業訪其

志尙隨才誘掖之嘗云歸老後得十年在鄉間講習亦

可以恢道濟世矣樂於薦士每奏十數人皆當時知

名者晚節爲權倖所排遂不復振 壬申遼以駙馬蕭

克忠爲長寧軍節度使 乙亥以右正言劉煜判三司
戶部句院蓋執政者不欲其專任言責故兼它職辛巳
監察御史劉平爲鹽鐵判官章頻爲度支判官御史於
是復兼省職 遼遷寧州渤海戶於遼土二河之間
甲申寇準自永興來朝準將發其門生有勸準者曰公
若至河陽稱疾堅求外補此爲上策儻入見卽發乾祐
天書之詐尙可全平生正直之名斯爲次也最下則再
入中書耳準不擇指而起率及于禍 六月戊子侂信
軍節度使丁謂自江寧來朝召之也 遼錄征高麗戰
歿將校之子弟未幾復益封其妻已丑遂以伊勒希巴

舊作夷齊

畢今改 蕭諧哩

舊作解

爲西南面招討使御史大夫

蕭嘉濟

舊作要

只今改爲伊勒希巴

先是江淮發運使賈宗

言諸路歲漕自眞揚入淮汴歷堰者五糧載剝卸民罷
牽挽艦舟由此速壞今議開揚州古河隸城南接運渠
毀龍舟新興茭黃三堰通漕路以均水勢歲省官費十
萬功利甚厚詔案視以爲當然於是役成水注新河與
三堰平漕船無阻公私大稱其便 甲午左僕射平章
事王欽若罷爲太子太保時欽若恩遇浸衰人有言其
受金者欽若自辨乞下御史臺覆實帝不悅曰國家置
御史臺固爲人辦虛實邪欽若惶恐因求出藩會商州

捕得道士譙文易畜禁書能以術使六丁六甲神自言
嘗出入欽若家得欽若所遺詩及書帝以問欽若欽若
謝不省遂罷相尋命判杭州 丁酉以李允則爲客省
使知鎮州兼鎮定鈐轄允則在雄州十四年河北旣罷
兵允則治城堡不輟遼人疑違誓約旣而有以爲言詔
詰之允則奏言初通好不卽完治它日復安敢動乎帝
以爲然城北舊有壞城允則欲合大城爲一先建東嶽
祠出黃金百兩爲供器導以鼓吹居人爭獻金銀久之
密自撤去聲言盜自北至遂下令捕盜三移文北界乃
興板築揚言以護祠而卒就關城浚壕起月隄自此甕

城之人悉內城中始州民多以草覆屋允則取材木西山大爲倉廩營舍教民陶瓦甃標里開置廊市城上悉累甃下環以溝塹蒔麻植榆柳廣閭承翰所修屯田架橋引水作石梁列隄道以通安肅廣信順安軍歲修禩事召界河戰棹爲競渡縱北人遊觀潛寓水戰州北舊設陷馬坑城上起樓爲斥堠望十里自罷兵人莫敢登允則曰南北旣講和矣安用此爲命撤樓夷坑爲諸軍蔬圃浚井疏洫列畦壟築短垣縱橫其中植以荊棘而其地益險阻因治坊巷徙浮圖北垣上登望三十里下令安撫司所蒞境有隙地悉種榆久之榆滿塞下上元

書不然燈允則結采山聚優樂使民縱遊明日偵知遼將欲開行入城觀之允則與同僚伺郊外果有紫衣人至遂與俱入傳舍不交一言出女奴羅侍左右劇飲而罷且置其所乘驢廡下使遁去卽遼之南京統軍也後數日其人得罪嘗燕軍中而甲仗庫火允則作樂行酒不輟少頃火熄命悉瘞所焚物密遣使持檄瀛州以茗籠運器甲不決旬兵數已完人無知者樞密院移詰之對曰兵械所藏微火甚嚴方宴而燭必姦人所爲舍宴救焚事或不測矣一日民有訴爲遼人毆傷而遁者允則不治與傷者錢二千眾以爲怯逾月遼人以其事來

詰荅以無有益它謀欲以毆人爲質驗比得報以爲安
乃般謀雲翼卒亾入北界允則移文督還遼人報以不
知所在允則曰在某所遼人駭不敢隱卽歸卒乃斬以
徇後無敢亾者允則不事威儀閒或步出遇民可與語
者延坐與語以是洞知人情盜發輒獲人亦莫知其由
身無兼衣食無重葷不蓄資貨當時遼臣鮮能及之者
戊戌以寇準爲中書侍郎兼吏部尙書平章事休信
軍節度使丁謂爲吏部尙書參知政事故事節度使除
拜當降麻翰林學士盛度以爲參知政事當屬外制遂
命知制誥宋綬草辭謂甚悞焉謂在中書事準甚謹嘗

使常加糾察再犯賊罪者永不錄用時司勳員外郎梁
象言川峽幕職州縣官曾坐賊左降者多復恣貪遽擾
遠民請自今犯賊者不注川峽官竝除廣南遠惡州軍
帝以廣南猶吾民也且非自新之道故特有是詔 辛
巳參知政事李迪言皇太子舉動由禮言不輕發視伶
官雜劇未嘗笑帝曰常日居內廷亦未嘗笑言也寇
準曰皇太子天賦仁德嚴重溫裕實邦家之慶也 壬
午遼主駐土河川 冬十月遼詔下諸道事無鉅細已
斷者每三月一次條奏癸巳命橫帳三房不得與卑小
帳族爲婚凡嫁娶必奏而後行 己酉知審刑院盛度

言在京及諸路止有斷案三道值降聖節不奏自餘絕
無刑牘請宣付史館寇準曰此陛下以德化民精意欽
恤所致詔獎度等 十一月辛酉閣門太常禮院上大
禮稱慶合班圖皇太子序坐在宰相上太子懇讓帝以
諭輔臣寇準等面陳儲副之重不可謙抑望遵儀制凡
再請乃許 詔自今給事中諫議大夫中書舍人母妻
竝封郡君初止封縣樞密直學士給事中王曙寇準女
婿也因改舊制議者非進專私而不忘云 己巳謁景
靈宮是日月重輪庚午饗太廟辛未合祭天地于南郊
大赦天下 丁丑謁玉清昭應宮還御天安殿受冊尊

號十二月丙戌富州蠻首向光澤表納疆土帝曰朝廷得之安用當是其親族不相容耳命轉運司察之果然 辛卯遼主駐中京 癸巳以任中正周起竝爲樞密副使 河中府處士李瀆陝州處士魏野皆卒詔各贈祕書省著作郎賜其家米帛州縣常加杼恤二稅外蠲其差役 乙巳遼以廣平郡王宗業爲中京留守大定尹耶律制心爲特里哀 辛亥高麗王王詢遣使如遼請貢方物遼主命納之 是歲燕地饑疫民多流殍遼主以翰林學士楊佺同知南京留守事發倉廩賑乏絕貧民鬻子者計傭而出先是佺嘗知易州治尙清簡

徵發期會必信民便之

四年

遼開泰九年

春正月乙丑以華州觀察使曹瑋爲宣徽

北院使鎮國軍畱後僉署樞密院事僉署兼領藩鎮自

瑋始也 丙寅開揚州運河 丙子改諸路提點刑獄

爲勸農使副使兼提點刑獄公事詔所至視民籍差等

有不如式者懲革之勸卹農民以時耕墾招集逃散檢

括稻稅凡農田事悉領之仍各賜農田敕一部 二月

帝有疾不視朝 癸未遣使安撫淮南江浙和州饑民

丁亥戶部員外郎兼太子右諭德魯宗道奏請自今

羣臣除故枉法受贓外其因事計贓情可閔者竝奏裁

從之又請選人有罪令銓曹於刑部大理寺兩司中止
問一處詔銓曹自今刑部大理寺定選人罪名不一卽
送審刑院速詳定以聞 滑州言河塞詔獎之己亥命
翰林學士承旨晁迥致祭庚子羣臣詣崇德殿稱賀賜
修河官吏使臣將士有差是役凡賦諸州薪石楫楸茭
竹之數千六百萬用兵夫九萬人帝親製文刻碑以紀
其功 辛丑發廩鄧八州常平倉賑貧民 是月遼主
如鴛鴦濼 三月戊辰改禎州爲惠州 癸酉詔川峽
廣南舉人勿拘定額 乙亥以益梓州路物價翔踴命
知制誥呂夷簡引進副使曹儀乘傳賑卹之夷簡等請

所至勞問官吏將校仍取繫囚與長吏等原情從輕決
遣民願出穀救饑民元詔第加酬獎望給空名告敕付
臣往從之 己卯左僕射兼中書侍郎平章事向敏中
卒帝卽時臨哭贈太尉中書令諡文簡子壻竝遷官敏
中端厚愷悌善處繇劇累在衡軸門無私請謹于采拔
不妄推薦居大位幾三十年時以重德目之 夏四月
兩月竝見於西南 翰林學士承旨晁迥累表求解近
職庚寅授工部尙書集賢院學士判西京畱司御史臺
許一子官河南以就養命工部侍郎楊億爲翰林學士
大中祥符末億自汝州代還久之不遷或問王旦曰楊

大年何不但與舊職旦曰大年頃以輕去上左右人言
可畏賴上終始保全之今此職欲出自清衷以全君臣
之契也踰六年乃復入禁署 分江南轉運使爲東西
兩路從戶部判官滕涉之請以便案巡也 丁亥大風
晝晦 丙申杖殺前定陶縣尉麻士瑤于青州黥配其
親屬家僮有差籍其家初士瑤祖希夢事劉銖爲府掾
專以撝克聚飲用致鉅富至士瑤益豪縱郡境畏之過
于官府士瑤素帷簿不修又私蓄天文禁書兵器殺人
爲姦雖鎮將縣官多被毆刺先是侍御史姜遵風聞士
瑤幽殺其姪溫裕奏遣監察御史章頻往鞠之于是併

得它罪故悉加誅罰焉時青州幕僚胡順之貨首發其事云順之嘗爲浮梁縣令杖豪富臧氏之不輸租者又械杖本州職員教練官由是吏莫敢擾及在青州高麗嘗入貢道出州境中貴人挾以爲重使州官旅拜於郊順之獨不拜因上書論辨朝廷是之先是度支員外郎直集賢院膠水祁暉出知濰州母亾殯於州城之南暉旣解官就殯所築小室號泣守護蔬食三載徒跣經冬足墮二指州以狀聞己亥降詔旌美及其歸葬又賜粟帛令州長吏每月就所居存問初威德軍節度使知陝州王嗣宗以老病再表願入朝優詔召還以足疾

不任朝謁復上表求再知許州宰相寇準素惡其爲人
庚申特命以左屯衛上將軍致仕嗣宗歷事三朝所至
以嚴明御下性傲徇家有恩讎簿已報者則旬之晚年
交游皆入讎簿爲中丞日嘗忿宋白郭贊邢昺七十不
請老屢言于帝請赦其休致及晚歲疾甚猶眷厚祿徘
徊不去嘗謂人曰僕惟此一事未能免物議耳然敦睦
宗族待諸姪如己子臨終令以孝經弓劍筆硯置牀中
云 五月遼耶律資忠自高麗還資忠之被畱也遼主
時億之毒與羣臣宴輒曰資忠亦有此樂乎資忠畱高
麗六年忠節不屈懷念君親見諸著述編爲西亭集至

是高麗送其歸遼主郊迎同載以歸命大臣宴勞畱禁
中數日謂曰朕將屈卿爲樞密何如對曰臣不才不敢
奉詔乃以爲林牙知特里衮事資忠使高麗還又云王詢奉表稱藩納貢歸所畱王人只刺里只刺里在高麗六年忠節不屈以爲林牙是以耶律資忠只刺里爲兩人也案當時自資忠外不聞被畱者據資忠傳云小字札刺是卽只刺里其使高麗在開泰三年至九年始還中間被畱者六年歸爲林牙是也遼人紀事之書或書名或書小字修史者互舉之遂若兩人兩事矣今訂正高麗王詢表請稱藩納貢遼主許之 癸酉遼以耶律

宗教檢校太傅宗誨爲啟聖軍節度使劉愼行爲太子
太傅仍賜保節功臣 六月丙申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平章事寇準罷爲太子太傅萊國公先是準爲樞密使

曹利用副之準素輕利用議事有不合者準輒口君武夫豈解此大體邪利用由是銜之而丁謂以拂鬚故亦恨準及同爲樞密使遂合謀欲排準翰林學士錢惟演見謂權盛附麗之與講姻好而惟演女弟實爲馬軍都虞候劉美妻時帝不豫艱于語言政事多中宮所決謂等交通詭祕其黨日固劉氏宗人橫于蜀奪民鹽井帝以皇后故欲舍其罪準必請行法重失皇后意謂等因媒蘖之準嘗獨請閒曰皇太子人望所屬願陛下思宗廟之重傳以神器以固萬世基本丁謂佞人也不可以輔少主請擇方正大臣爲羽翼帝然之準密令翰林學

士楊億草表請太子監國且欲援億以代謂億畏事泄
夜屏左右爲之辭至自起翦燭跋中外無知者旣而準
被酒漏言謂等益懼力譖準請罷政事帝不記與準初
有成言諾其請會日暮召知制誥晏殊入禁中示以除
目殊曰臣掌外制此非臣職也乃召惟演須臾惟演至
極論準專恣請浚責帝曰當與何官惟演請用王欽若
例授準太子太保帝曰與太傅又曰更與加優禮惟演
請封國公出袖中具員冊以進帝於小國中指萊字惟
演曰如此則中書但有李迪恐須別命相帝曰姑徐之
殊旣誤召因言恐泄機事不敢復出遂宿於學士院

壬寅御試禮部奏名舉人九十三人 秋七月庚戌朔

日有食之

族異宋史不書是年日食今從遼史

癸亥參知政事李迪兵

部尙書馮拯翰林學士錢惟演對於滋福殿初寇準罷
帝欲相迪迪固辭于是又以屬迪有頃皇太子出拜帝
前曰陛下用賓客爲相敢以謝帝顧謂迪曰尙可辭邪
是日惟演又力排寇準曰準自罷相轉更交結中外以
求再用曉天文卜筮者皆徧召以至管軍臣僚陛下親
信內侍無不著意恐小人朋黨誑惑聖聽不如早令出
外帝曰有何名目惟演曰聞準已具表乞河中府見中
書未除宰相兼亦聞有人許以再用遂不進此表帝曰

與河中府何如惟演乞召李迪諭旨因言中書宜早命
宰相帝難其人惟演對若宰相未有人可且用三兩員
參知政事帝曰參政亦難得人問今誰在李迪上惟演
以曹利用丁謂任中正對帝默然惟演又言馮拯舊人
性純和與寇準不同帝亦默然既而曰張知白何如惟
演言知白清介使參政則可恐未可爲宰相帝領之惟
演又言寇準朋黨盛王曙又其女婿作東宮賓客誰不
畏懼今朝廷人三分二分皆附準矣臣言出禍從然不
敢不言帝曰卿勿憂惟演再拜而退 甲子大雨流潦
泛溢公私廬舍大半有厭死者 丙寅以參知政事李

遷爲吏部侍郎兼太子少傅平章事兵部尙書馮拯爲
樞密使吏部尙書同平章事是日告謝卽賜襲衣金帶
鞍勒馬正謝日亦如之非常比也 先是馮拯以兵部
尙書判都省帝欲加拯吏部尙書參知政事召學士楊
億使草制億曰此舍人職也帝曰學士所職何官億曰
若除樞密使同平章事則制書乃學士所當草也帝曰
卽以此命拯拯旣受命樞密領使者凡三人前此未有
人皆疑怪曹利用丁謂因各求罷帝徐覺其誤召知制
誥晏殊語之將有所易置殊曰此非臣職也遂召錢惟
演入對曰馮拯故參知政事今拜樞密使當矣但中書

不應止用李迪一人。蓋用曹利用。丁謂。帝曰。誰可。惟演曰。丁謂。文臣任中書。爲便。又言。曹利用忠。亦有功國家。亦宜與平章事。帝曰。諾。庚午。以樞密使吏部尚書丁謂。平章事。樞密使檢校太尉曹利用。加同平章事。皆用惟演所言。然。所以待寇準者。猶如故。謂等懼甚。謀益激。王寅準入對。具奏。謂及利用等交通蹤跡。又言。臣若有罪。當與李迪同坐。不應獨被斥。帝卽召迪至前。質之。兩人論辨良久。帝意不樂。迪再三目準。令退。及俱還。帝復召迪入對。作色曰。寇準遠貶。卿與丁謂。曹利用。竝出外。迪言。謂及利用。須學士降麻。臣但乞一知州。帝沈吟良久。

色漸解迤邐復作文字呈進帝意遽釋乃更詔謂入對
謂請除準節鉞令出外帝不許 甲戌昭宣使英州團
練使入內副都知周懷政伏誅初帝疾浸劇自疑不起
嘗臥枕懷政股與之謀欲命太子監國懷政實與左右
春坊事出告寇準準遂請閒建議已而事泄準罷相丁
謂等因疏斥懷政使不得親近然以帝及太子故未卽
顯加黜責懷政憂懼不自安陰謀殺謂等復相準奉帝
爲太上皇傳位太子廢皇后與其弟禮賓副使懷信謀
潛召客省使楊崇勳內殿承制楊懷吉問門祗候楊懷
玉議其事期以二十五日竊發前一夕崇勳懷吉詣謂

第告變謂中夜微服乘婦人車過曹利用計之及明利用入奏于崇政殿懷政時在殿東廡卽令衛士執之詔宣徽北院使曹瑋與崇勲就御藥院鞠訊不數刻具引伏帝坐承明殿臨問懷政但祈哀而已命載以車赴城

西普安佛寺斬之

夜異凍水記聞云真宗不豫寇萊公與內侍省都知周懷政密言於上請

傳位皇太子。上許之。皇后以下皆不預知。既而月餘無所聞。二月二日。上幸後苑。命後宮挑生菜。左右皆散去。懷政伺上獨處。密懷小刀。至上所涕泣。言曰。臣前言社稷大計。陛下已許。而月餘不決。何也。臣請剖心以明忠款。因以刀刺其臂。僮仆於地。流血淋漓。上大驚。因是疾作。左右扶輿入禁中。皇后命收懷政下獄。衆問其狀。又於宮中索得萊公奏言傳位事。乃命親軍校楊崇勲密告云。寇準周懷政等謀廢上立太子。遂誅懷政。而貶萊公。據此。則懷政初無密謀廢立之事。史所載出於崇勲密告。似未足信。但懷政死在七月。而記聞以爲二月二

日明係注溫公說亦疑以傳疑之愈也今仍從長編而附謂等并發朱能所獻天書妖妄事亟遣入內供奉官盧守明鄧文慶馳驛詣永興軍捕能懷政既誅有欲并責太子者帝意惑之李迪從容奏曰陛下有幾子乃欲爲此計帝大悟山是東宮得不搖丁丑太子太傅寇準降授太常卿知相州翰林學士盛度樞密直學士王曙竝罷職度知光州曙知汝州皆坐與周懷政交通曙又準之壻也

續資治通鑑卷第三十四

續資治通鑑卷第三十五

宋紀三十五

起上章崇寧八月盡元貳閏茂十二月凡二年有奇

眞宗膺符稽古神功讓德文明武定章聖元孝皇

帝

天禧四年

遼開泰九年

八月太子太保判杭州王欽若自以

備位東宮請入朝甲申召之令乘傳赴京師徙知相

州太常卿寇準知安州初李迪與準同在中書事之甚

謹及準罷丁謂意頗輕迪於是謂等不欲準居內郡白

帝欲遠徙之帝命與小州謂退而署紙尾曰奉聖旨除

遠小處知州迪曰向者聖旨無遠字謂曰君面奉德音
欲擅改聖旨以庇準耶二人忿爭自此始 朱能聞使
者至自度不免衷甲以出殺盧守明帥部兵挈家屬叛
逸既而能眾潰入桑林自縊死 乙酉以樞密副使任
中正禮部侍郎王曾竝參知政事翰林學士錢惟演爲
樞密副使 辛卯以太常丞直龍圖閣馮元爲左正言
兼太子左諭德初太子爲壽春郡王王旦薦元宜講經
資善堂帝以元少要用崔遵度于是遵度卒乃命元代
之 壬寅太常卿知安州寇準坐朱能叛再貶道州司
馬準過零陵踰大坡護兵先後不屬溪洞蠻夷乘間抄

掠其酋長聞而責之曰柰何奪賢宰相行李耶趣遣人
還所掠其在道州晨具朝服如常時起樓置經史道釋
書暇則誦讀賓至笑語若初無廊廟之貴者自準罷相
繼以三黜帝初不之知歲餘帝忽問左右曰吾目中久
不見寇準何也左右亦莫敢對 癸卯以右司諫判戶
部勾院劉煜爲工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初河決
滑州大興力役道殍相望煜請策免宰相以荅天變時
寇準丁謂實在中書及王曙坐準貶官在朝無敢往見
者煜歎曰朋友之義獨不行于今日歟往餞之經夕而
還謂亦不罪也 是月高麗遣使如遼賀千齡節

攷異
高麗

與遂始通遼史闕書今從東國通鑑書之徐氏
後編作太平元年十二月高麗致貢於遼誤也

九月

已酉朔以兵部員外郎知制誥呂夷簡爲刑部郎中權
知開封府夷簡爲治嚴辨有聲帝識其姓名于屏風意
將大用之也 丙辰御崇德殿視事帝自中春不豫止
視事于長春殿至是體平始御前殿 戊午遼以駙馬
蕭紹宗爲平章事 已未罷樞密副使周起爲戶部侍
郎知青州僉署樞密院事曹瑋爲宣徽南院使環慶路
都部署兼管句秦州兵馬起素善寇準瑋亦不附丁謂
謂惡之并指爲準黨故俱罷起性謹密凡奏事及荅禁
中所問隨輒焚草故其言外無知者 丁卯赦天下繫

因除十惡已殺人官典犯賊盜官物持仗放火偽造符
印外咸除之其周懷政未能黨類除已行勘斷外餘咸
許自新一切不問 遼羣臣請上尊號遼主不許表三
上乃許之 壬申賜京城酺 太子太保王欽若自杭
州來朝令人赴內殿起居 甲戌給事中知河陽孫奭
言父戶部郎中致仕翌年九十案禮文九十者其家不
從政今父母八十者許解官侍養望許退歸田里優詔
不許 冬十月戊寅朔中書門下言機務清簡請依唐
制隻日視事雙日不坐從之 壬午御正陽門觀酺皇
太子侍坐凡五日帝自不豫罕復臨幸至是人情大悅

戊子遼西南招討使奏党項部有小族輸貢不時常有它意宜以時遣使督之遼主曰遼鄙小族歲有常貢邊臣驕縱徵斂無度彼懷懼不能自達耳第遣清慎官將示以恩信無或侵漁自然效順 己丑以前起居郎直史館陳堯佐知滑州時滑州方庀徒築隄堯佐勸不龍以般水怒隄乃可築旣又築長隄以護之人號爲陳公隄 壬辰以太子太保王欽若爲資政殿大學士仍令日赴資善堂侍皇太子講讀 十一月乙卯令勸農使兼提點刑獄官自今以提點刑獄勸農使副爲稱修尙書省命龍圖閣學士陳堯咨總其事 丁巳遼以

漆水郡王耶律制心爲南京留守析津尹兵馬都總管
己未以伊勒希巴蕭孝順爲南面諸行營都部署加左
僕射 庚申內出聖製七百二十二卷示輔臣壬戌宰
臣丁謂等請鏤板宣布仍命禁中別冊殿閣緘藏詔可
尋于龍圖閣後修築是爲天章閣又請令中書樞密院
取時政記中盛美之事別爲聖政錄從之仍命錢惟演
王曾編次 乙丑對輔臣于承明殿帝曰朕邇來頗漸
康復然國事未免勞心今太子年德漸成皇后賢明臨
事平允淡可付託欲令太子蒞政于外皇后居中詳處
卿等可議之輔臣請令中書樞密院大臣各兼東宮職

任帝許之

自寇準貶斥丁謂浸擅權至除吏不以聞

李迪憤懣嘗慨然語同列曰迪起布衣十餘年至宰相有以報國死且不懼安能附權臣爲自安計乎及議兼職時迪已帶少傅宜得中書侍郎尙書謂執不可第兼左丞迪不能堪變色而起丙寅晨朝待漏謂又欲以林特爲樞密副使仍領賓客迪曰特去歲遷右丞今年改尙書入東宮皆非公選物議未息況已奏除詹事何可改也因詬謂引手版欲擊之謂走得免同列極意和解不聽遂入對于長春殿內臣奉制書置榻前帝曰此卿等兼東宮官制書也迪進曰東宮官屬不當增置臣不

敢受此命因斥謂姦邪弄權私林特錢惟演而嫉寇準
特子般人寢而不治準無罪遠斥惟演以姻家使預政
曹利用馮拯相爲朋黨臣願與謂同下憲司置對頃之
謂迪等先退獨畱樞密使副議之帝怒甚初欲付御史
臺利用拯曰大臣下獄不惟淡駭物聽況丁謂本無紛
競之意而李迪置對亦未合事宜帝曰曲直未分安得
不辨旣而意稍解乃曰朕當卽有處分惟演進曰臣與
謂姻親忽加排斥願退就班列帝慰諭久之乃命學士
劉筠草制各降秩一級罷相謂知河南府迪知鄆州制
書猶未出丁卯迪請對于承明殿又請見太子于內東

門其所言人莫聞而謂陰圖復入惟演亦恐謂出則已失授白帝欲留之并請留迪因言寇使將至宰相絕班馮拯舊臣可任中書帝可之戊辰命謂以戶部尙書迪以戶部侍郎歸班事頗迫遽其制詞舍人院所草也舊所草制訖不行是日惟演及中正曾等竝如初議遷秩領東宮官而太子議政詔書及拯利用等制皆格已已謂人對于承明殿帝詰所爭狀謂曰非臣敢爭乃李迪忿置臣耳臣願復留遂賜坐左右欲設整謂願曰有旨復平章事乃更以杙子進于是人內都知張景宗副都知鄧守恩傳詔送謂赴中書令依舊視事仍詔迪出知

鄆州謂始傳詔令筠草復相制筠不奉詔乃更召晏殊
筠自院出遇殊樞密院南門殊側面而過不敢揖蓋內
有所愧也先是帝久不豫語言或錯亂嘗盛怒語輔臣
曰昨夜皇后以下皆之劉氏獨留朕于宮中眾皆不敢
應迤進曰果如是何不以法治之良久帝寤曰無是事
也后適在屏閒聞之由是惡迤迤所以不得留非但謂
等媒孽亦中宮意爾 庚午詔自今除軍國大事仍舊
親決餘皆委皇太子與宰臣樞密使已下就資善堂參
議行之皇太子上表陳讓優詔不允初議欲令太子總
軍國事丁謂以爲不可曰卽日上體平何以處此李迪

曰太子監國非古制耶力爭不已迨既罷出故有是詔
以馮拯爲右僕射中書侍郎兼少傅平章事 辛未

詔自今羣臣五日于長春殿起居其餘隻日視朝于承
明殿 壬申皇太子見宰相樞密使於資善堂諸司職
掌以次參謁 十二月丁丑朔翰林學士楊億卒諡曰
文錄其子億天性穎悟于書無所不覽文思敏速不加
點竄對客談笑揮毫無廢而精密有規裁尤長典章制
度之事時多取正喜誨誘後進賴以成名者甚眾性耿
介敦尚名節多周給親友所得廩賜隨盡 乙酉皇太
子親政詔內臣傳稟須覆奏自是輔臣每會議皇太子

秉笏南面而立中書樞密院以本司事遞進承令旨時
政之外京朝幕職州縣官使臣禁卒咸引對焉事畢接
見輔臣如常禮 丁亥遼禁僧然身煉指戊子遼詔中
京建太祖廟制度祭器皆從古制 丁酉以資政殿大
學士司空王欽若爲山南東道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河
南府初欽若與丁謂善援引至兩府及謂得志稍叛欽
若欽若惶之時帝不豫人事多遺忌欽若先以太子太
保在東宮位三少上謂不悅因改授司空欽若宴見帝
問曰卿何故不之中書對曰臣不爲宰相安敢之中書
帝顧都知送欽若詣中書視事謂令設饌以待之曰上

命中書設饌耳欽若旣出使都知入奏以無白麻不敢奉詔因歸私第有詔學士院降麻謂乃除欽若使相爲西京留守帝但聞宣制亦不之悟也 閏月丁卯以嘉勒斯賚爲過忠詔陳堯叟等巡檢 帝久不豫前二日因藥餌泄瀉前後殿罷奏事乙亥力疾御承明殿召輔臣諭以盡心輔導儲貳之意出手書一幅付之自是體中漸平凡旬浹乃復常焉時太子雖聽事資善堂然事皆決於后中外以爲愛錢惟演后戚也王曾語惟演曰太子幼非中官不能立中官非倚太子則人心亦不附加恩太子則太子安太子安乃所以安劉氏也惟演以

爲然因以白后兩宮由是益親人遂無間 是歲遊放
進士張仲舉等四十五人 趙德明始城懷遠鎮而居
之號興州

五年

遼太平元年

春正月丁丑朔帝御延慶殿見輔臣 乙

未遣使撫京東水災

丁酉以右諫議大夫張士遜爲

樞密副使

翰林學士劉筠見帝久疾丁謂擅權歎曰

姦人用事安可一日居此因表求外任授右諫議大夫

知廬州

二月丁未給事中知河陽孫奭再表求解官

養父庚戌命知兗州以奭父時居鄆州兗鄆相邇故也

乙卯遼主如欽河壬戌獵於高祁林

庚午以光祿

寺丞孔聖祐襲封文宣公知仙源縣事 三月辛巳御
正陽門觀酺 戊戌天章閣成庚子奉安御集御書于
天章閣遂宴輔臣於閣下 先是大會國進象及方物
於遼爲子請婚是月復來請遼主封皇族女爲公主嫁
之 夏四月遼東京留守奏女眞三十部長請各以其
子詣闕祇候遼主命與其父俱來受約乙卯遼主錄囚
丁卯置萊州是月遼主清暑於緬山 五月乙亥謝處
囚降天下死罪 癸未詔皇太子讀春秋 六月丙午
太白晝見 己未國子監請以御製至聖文宣王贊及
近臣所撰十哲七十二賢贊鏤版詔可 秋七月甲戌

朔日有食之先是司天測儀天歷當食既前九日帝避

正殿分命中使祈禱是日會四分而止翼日羣臣表賀

攷異遼史及契丹國志俱不書是年日食宋史書之 乙亥遼遣庫哩舊作骨里今改取

石晉所上玉璽於中京以是冬將行大冊禮也攷異五代會要

云晉高祖受命特製寶一座文曰皇帝御寶開運末契

丹人梁國晉末帝奉玉璽授契丹主怪玉璽制用疏朴

不工又非真紐疑有隱易者晉人具以實對文寶淳化

中司計陝右有乾州永昌縣主簿趙應良者北燕人自

謂少年事契丹為丞相高公堂後官嘗從至燕子城登

重閣閱晉舊物得觀璽綬與胡嶠所記略同皆以石晉

寶千載助興王中原既失守此寶歸北方子孫宜慎守

世業當永目是遼準布貢於遼 戊寅新作景靈宮萬

壽殿爲帝祈福 辛巳遼主如沙嶺旋獵於潢河 九

月遼主如中京 宋綬等使遼還上契丹風俗 戊寅

吐蕃嘉勒斯賚請降 冬十月丁未德呼勒舊作敵部烈今改

貢馬於遼戊申遼主錄囚 祥源觀成 詔獎淮南江

浙荆湖發運副使周寔以其自春至冬運上供米凡六

百餘萬石故也 壬子輔臣以帝違豫浸久表引漢宣

帝唐高宗故事請五日一御便殿從之 庚申遼主幸

通天觀觀魚龍曼衍之戲翼日復觀之還升玉輅自內

三門入萬壽殿奠酒七廟御容因宴宗室 十一月癸

未遼主御昭慶殿羣臣上尊號曰睿文英武遵道至德

崇仁廣孝功成治定昭聖神贊天輔皇帝大赦改元太平中外官進秩有差遼皇子梁王宗真幼聰明長而

魁偉豁達大度善騎射好儒術通音律遼主及后皆愛

之甲申冊爲皇太子

氏後編以改元太平冊立太子在十一月甲申徐

繫於十二月今從遼史改正

山南東道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河南

府王欽若有疾累表請就醫京師未報丁謂密使人給

欽若曰上數語及君甚思一見君第上表徑來上必不

訝也欽若信之卽令其子右贊善大夫從諱移文河南

府輿疾而歸謂因言欽若擅去官守無人臣禮命御史

中丞薛映就第案問欽若惶恐伏罪戊子降授司農卿

分司南京蘇從益一官轉運使及河南府官皆被責仍
頒諭天下。十二月乙巳以內殿崇班皇甫繼明同句
管三館祕閣公事咸平中初命劉崇超監三館祕閣圖
籍其後因循與判館聯署掌事時論非之崇超素與王
欽若厚善丁謂爲相別用繼明以分其權更號監圖籍
曰句當公事自是內臣遂與大學士同職時論愈非之

遼特里袞舊作楊耶律資忠之在高麗也其弟昭爲

著帳郎君坐罪沒家產至資忠還遼主遇之甚厚復昭

橫帳且還舊產以外戚女妻之是時樞密使蕭哈綽舊作

今改少師蕭巴格舊作把方有寵於遼主資忠性伉直

不肖俛附嘗於遼主前詆之遼主怒奪資忠官昭博學
善屬文先以從獵拔里堵山爲羯羊所觸而死先是
遼主鑄錢文曰統和元寶至是復鑄太平元寶錢新舊
互用

乾興元年

遼太平二年

春正月辛未朔詔改元

遼主如納

水

二月庚子朔大赦天下詔自今中外所上表章省

去尊號羣臣再表請復稱不允乃別上尊號曰應天尊

道欽明仁孝癸卯詔從之然亦不果受冊

辛丑

遼以其

辛丑爲二月朔與宋異

遼主駐魚兒渚

甲辰封丁謂爲晉國公

馮拯爲魏國公曹利用爲韓國公

甲寅對宰相於寢

殿之東偏帝不豫浸劇戊午崩於延慶殿遺詔皇太子
卽皇帝位尊皇后爲皇太后淑妃楊氏爲皇太妃是日
百官見太子於延慶殿之東楹遣內殿承制開門使薛
貽廓告哀於遼京城內外竝增兵衛罷工役 初輔臣
共聽遺命於皇太后迎卽殿廬草制軍國大事兼權取
皇太后處分丁謂欲去權字王曾曰皇帝冲年政出房
闈斯已國家否運稱權尙足示後況言猶在耳何可改
也且增減制書有法表則之地先欲亂之乎謂不敢言
攷異宋史王曾傳稱丁謂欲去權字因曾言而止與長
編合而丁謂傳云眞宗崩議草遺制軍國大事兼取皇
太后處分謂乃增以權字與曾傳正相矛盾今從長編
及曾傳然遺制出自中書而謂爲首相終能聽用曾言

不去權字亦自可取史稱
太后因是惡之非無因也
曾又言尊禮淑妃太遽須它
日議之不必載遺制中謂怫然曰參政願欲擅改制書
邪曾復與辨而同列無助曾亦止時中外洶洶曾正色
獨立朝廷賴以爲重 已未大赦除常赦所不原者百
官進官一等優賞諸軍山陵諸費無以賦民 庚申命
宰臣丁謂爲山陵使先是羣臣議太后臨朝儀王曾援
東漢故事請五日一御承明殿太后坐左帝坐右垂簾
聽政既得旨而丁謂獨欲帝朔望見羣臣大事則太后
召對輔臣決之非大事悉令雷允恭傳奏禁中盡可以
下曾曰兩宮異處而柄歸宦者禍端兆矣謂不聽癸亥

太后忽降手書處分盡如謂所議蓋謂不欲令同列預
聞機密故潛結允恭使白太后卒行其意及學士草辭
允恭先持示謂閱訖乃進甲子始聽政於崇政殿西廡
乙丑以生日爲乾元節 丙寅宰臣丁謂加司徒馮
拯加司空樞密使曹利用加左僕射並兼侍中王曾謂
丁謂曰自中書令至諫議大夫平章事其任一也樞密
珥貂可耳今主幼母后臨朝君執魁柄而以數十年曠
位之官一旦除授得無公議乎謂不聽 戊辰貶道州
司馬寇準爲雷州司戶參軍戶部侍郎知鄆州李迪爲
衡州團練副使仍播其罪於中外準坐與周懷政交通

迪坐朋黨傳會也始議竄逐王曾疑責太重丁謂熟視
曾曰居停主人恐亦未免耳蓋指曾嘗以第舍假準也
曾遂不復爭知制誥宋綬當直草責詞謂嫌其不切卽
用已意改定詔所稱當醜徒干紀之際屬先皇遠豫之
初罹此震驚遂至沈劇皆謂語也謂惡準迪必欲置之
死地遣中使齎敕就賜二人中使承謂指以錦囊貯劍
揭於馬前示將有所誅戮狀至道州準方與羣官宴驛
吏言狀州吏皆悚懼出迎中使避不見問其所以來之
故不荅眾惶恐不知所爲準神色自若使人謂之曰朝
廷若賜準死願見敕書中使不得已乃授以敕準卽從

錄事參軍借綠衫著之短纚至剡拜敕於庭升階復宴
至暮乃罷及赴貶所道險不能進州縣以竹輿迎之準
謝曰吾罪人得乘馬幸矣冒炎瘴日行百里左右爲泣
下中使至鄆州迪問其異於它日卽自裁不殊其子東
之救之乃免人往見迪者中使輒籍其名或饋之會爾
至臭腐棄捐不與迪客鄧餘怒曰豎子欲殺我公以婦
丁謂邪鄧餘不畏死汝殺我公我必殺汝從迪至衡州
不離左右迪由是得全或語謂曰迪若貶死如士論何
謂曰異日好事書生記事不過曰天下惜之而已初迪
貶衡州丁謂戒使者持詔促迪上道通判鄆州范諷輒

留數日爲治裴祖行諷正辭子也先知平陰縣會汭決
上陵埽水去而土肥阡陌民數爭不能決諷爲手書
分別疆理民皆持去以爲定券無復爭者及通判淄州
歲旱蝗它穀皆不粒民以蝗不食菽猶可菰而患無種
諷行縣至鄒平發官廩貸民卽出三萬斛比秋民皆先
期而輸在鄆州日詔塞決河州募民入芻槌而城邑與
農戶等諷曰貧富不同而輕重相若非詔書使度民力
之意有司誤也卽改符使富人輸三之二因請下諸州
以鄆爲率朝廷從其言 曹瑋責授左衛大將軍知萊
州瑋時任鎮定都部署丁謂疑瑋不受命詔河北轉運

使韓億馳往收其兵先是億嘗忤謂意謂欲緣是拜中
億而瑋得詔卽日上道從弱卒十餘人不以弓輟矢簞
自隨謂卒不能加害 三月壬申以給事中李及知杭
州及治尙簡嚴而樂道人善以錢塘風俗輕靡屏絕宴
游一日冒雪出郊眾謂當置酒召客乃獨造林逋清談
至暮而歸居官數年未嘗市吳中物比去惟市白樂天
集一部 以龍圖閣直學士魯宗道權判流內銓宗道
在選調久患銓格煩密及知吏所以爲姦狀於是多所
釐正又悉書科條揭于廡下人皆便之 丙子賜羣臣
御飛白書各一軸帝始未嘗飛白書一日至眞宗靈御

前見所陳飛白筆遂取而試書體勢遒勁有如夙習因以分賜 戊寅中書請自禪祭後隻日於崇政殿或承明殿視事隻日如先帝故事前後殿皆不坐詔隻日雖不視事亦當宣召近臣入侍講讀 乙酉作受命寶其文曰恭膺天命之寶命參知政事王曾書 庚寅初御崇德殿聽朝皇太后設幄次於承明殿垂簾以見輔臣是月遼地震雲應二州屋摧地陷鬼白山裂數百步泉湧成流 光祿寺丞尉氏馬季良家本茶商劉美女壻也夏四月壬寅召試館職太后遣內侍賜會促令早了主試者分爲作之 戊午加贈皇太后三代父通爲

彭城郡王母龐氏爲遂國太夫人兄美爲侍中 遣薛
田使於遼告卽位也 遼主如緬山清暑五月己巳朔
遼參知政事石用中卒 丁丑詔先朝日厯起居注未
上者重修纂之以大中祥符元年後史官失於撰集故
也 六月己亥朔上大行皇帝諡曰文明章聖元孝廟
號眞宗 遼主問眞宗崩集蕃漢大臣舉哀號慟因謂
其宰相呂德懋曰聞嗣皇尙少恐未知通好始末苟爲
臣下所間柰何及薛貽廓至具道朝廷之意遼主喜謂
后曰汝可致書宋太后使汝名傳中國乃設眞宗靈御
於范陽憫忠寺建道場百日爲眞宗飯三京僧復命沿

邈州郡不得作樂下令國中諸犯真宗諱悉易之遣殿

前都點檢耶律藏引

舊作僧隱今改

等祭奠弔慰時太常博士

程琳爲接伴遼使者謂琳曰咎先帝嘗通使承天太后

今太后獨無使何也琳曰南北爲兄弟則先皇帝視予

天猶叔母故無嫌今皇太后乃嫂也禮不通問使者語

屈庚申西京作坊使人內押班雷允恭伏誅允恭與

丁謂交結倚勢驕恣始宦官以山陵事多在允恭獨

留不遣自請於太后太后不許允恭泣曰臣遭遇先帝

不在人後而獨不得效力陵上敢請罪太后曰吾慮汝

妄有舉動適爲汝累允恭泣告不已乃以爲山陵都監

三月乙亥允恭馳至陵下司天監邢中和爲允恭言今山陵上百步法宜子孫類汝州秦王墳允恭曰如何不用中和曰恐下有石若水耳允恭曰先帝無它子若如秦王墳當卽用之中和曰山陵事重案行覆驗時日淹久不及七月之期允恭曰第移就上穴我走馬入見太后言之允恭素貴橫眾莫敢違卽改穿上穴乃入白太后太后曰此大事何輕易如此允恭曰使先帝宜子孫何爲不可太后意不然之曰出與山陵使議可否允恭見謂具道所以謂亦知其不可而重逆允恭意唯唯而已允恭卽人奏曰山陵使亦無異議矣旣而上穴果有

石石盡水出眾議藉藉修奉山陵部署懼不能成功中
作而罷奏請待命謂庇允恭依違不決癸巳入內供奉
官毛昌達還自陵下具奏其事太后連遣人詰謂謂始
請遣使案視丙申遣入內供奉官羅崇勲等就鞏縣訊
鞠允恭罪狀以聞癸卯又遣權知開封府呂夷簡龍圖
閣直學士魯宗道同內臣覆視皇堂咸請復用舊穴乃
詔輔臣會謂第議明日再命王曾覆視謂請俟會還與
眾議不異始復役詔復役如初唯皇堂須議定乃修築
會卒從眾議允恭坐擅移皇堂并盜金珠鉅帛犀玉帶
等杖死於鞏縣籍其家弟允中決配郴州編管邢中和

決配沙門島

初丁謂與雷允恭協比專恣內挾太后

同列無如之何太后嘗以帝臥起晚令內侍傳旨中書
欲獨受羣臣朝謂適在告馮拯等不敢決請謂出謀之
及謂出頗陳其不可且詰拯等不卽言由是稍失太后
意又嘗議月進錢充宮掖之用太后滋不悅允恭既下
獄王曾欲因山陵事并去謂而未得閒一日語謂曰曾
無子將以弟之子爲後明日朝退當畱白此謂不疑曾
有它意也曾因獨對具言謂包藏禍心故令允恭擅移
皇堂於絕地太后大驚謂徐聞之力自辨於簾前未退
內侍忽捲簾曰相公誰與語駕起久矣謂惶恐不知所

爲以笏叩頭而出癸亥輔臣會會資善堂召議事謂獨
不與知得罪頗哀請錢惟演遽曰當致力無大憂也馮
拯熟視惟演惟演踉蹌及對承明殿太后諭拯等曰謂
身爲宰相乃與允恭交通因出謂嘗託允恭令後苑匠
所造金酒器示之又出允恭嘗干謂求管句皇城司及
三司衙司狀因曰謂前附允恭奏事皆言已與卿等議
定故皆可其奏近方譏其矯誣且營奉先帝陵寢而擅
有遷易幾誤大事拯等奏曰自先帝登遐政事皆謂與
允恭同議稱得旨禁中臣等莫辨虛實賴聖神察其姦
此宗社之福也太后怒甚欲誅謂拯進曰謂固有罪然

帝新卽位亟誅大臣駭天下耳目且謂豈有逆謀哉第
失奏山陵事耳太后怒少解令拯等議降黜之命任中
正言謂被先帝顧託雖有罪請如律議功曾曰謂以不
忠得罪宗廟尙何議邪乃責謂爲太子少保分司西京
故事宰相罷免皆降制時欲亟行止令拯等召舍人草
詞仍榜朝堂布諭天下 丙寅參知政事任中正罷爲
太子賓客知鄆州坐營救丁謂故也中正弟中行中師
竝坐降黜 秋七月辛未王會加中書侍郎平章事呂
夷簡爲給事中魯宗道爲右諫議大夫竝參知政事宗
道爲諡德時居近酒肆嘗微行就飲肆中偶眞宗亟召

使者及門久之宗道始自酒肆來使者先入約曰卽上
怪公來遲何以爲對宗道曰第以實告使者曰然則公
當得罪曰飲酒人之常情欺君臣子之大罪也眞宗果
問使者具以宗道所言對帝詰之宗道謝曰有故人自
鄉里來臣家貧無杯杓故就酒家飲帝以爲忠實可大
用嘗以語太后太后識之於是并夷簡皆首蒙擢任

禮儀院言大行山陵禮畢莊穆皇后郭氏嘗母儀天下
禮當升祔莊懷皇后潘氏本從藩邸追命止當饗於后
廟詔集議尙書省學士承旨李維等請如禮儀院所定
從之 丙子以樞密副使錢惟演爲樞密使 戊寅詔

眞宗陵名曰永定始丁謂請名陵曰鎮及謂貶馮拯謂三陵皆有永字故易曰永定陵然永定乃縣名也而宣祖止名安陵又以翼祖陵已名爲定復追改爲靖議者議拯不學當時無正之者 輔臣三上表請皇太后遵遺制每五日一臨便殿依先定儀注許令中書樞密院奏事與皇帝共加裁酌皇太后不許復上皇帝表乃從之 初女道士劉德妙嘗以巫師出入丁謂家謂敗逮繫德妙內侍鞠之德妙具言謂嘗教之曰汝所爲不遇巫事不若託老君言禍福足以動人於是卽謂家設神像夜醮於園中雷允恭數至請禱及眞宗崩引入禁中

又因穿地得龜蛇令德妙持入內給言出其家山洞中
仍復教云上卽問若所事何知爲老君第云相公非凡
人皆知之謂又作頌題曰混元皇帝賜德妙語涉妖誕
辛卯再貶謂崖州司戶參軍諸子竝勒停籍其家得四
方賂遺不可勝紀仍以謂罪狀布告中外始謂命朱綬
草寇準責詞綬請其罪謂曰春秋無將漢法不道皆證
事也綬雖從謂指然卒改易謂本語不純用及謂貶綬
猶當制卽草詞曰無將之戒舊典甚明不道之辜常刑
罔赦論者快焉謂初逐準京師爲之語曰欲得天下寧
當拔眼中釘欲得天下好莫如召寇老不半歲謂亦貶

謂道出雷州準遣人以一蒸羊逆之境上謂欲見準準
拒絕之間家僮謀欲報仇乃杜門使縱博毋得出伺謂
行遠乃罷 壬辰詔中外臣僚有曾與丁謂往來者一
切不問 甲午輔臣請皇太后皇帝五日一御承明殿
凡軍馬機宐及臣下陳乞恩澤竝呈稟取旨若常事卽
依舊進入候印畫付外或事從別旨有未可行者卽於
御前納下再俟處分從之 八月壬寅以禮部郎中張
師德等爲遼后生辰國信使遼后生辰專遣使始此
乙巳帝與皇太后御承明殿垂簾決事始用王曾議也
時馮拯繼丁謂爲首相頗欲躡謂故迹曾獨曉以禍福

且逆折之拯不敢肆自是事一決於兩宮初謂定太后
稱子謂敗中書與禮儀院參議每下制令稱子而復殿
處分事稱吾太后詔止稱吾 九月己巳詔伎術官自
今不得如京朝官用考課遷陟先是司天監丞徐昶等
言遇先帝御樓及帝卽位止遷一官願如京朝官例遷
兩官朝廷惡其倖進條約之 己卯詔以天書從葬永
定陵用王曾呂夷簡之議也

攷異李燾曰天書從葬永
定陵據國史實呂夷簡

議魏泰東軒雜記則
以爲王曾今兩存之

辛卯靈駕發引帝不視事者十

日其後雖視事猶御便殿初有司請悉壞靈駕所經道
路城門廬舍以過車輿象物侍御史知雜事謝濤言先

帝東封西祀儀物大備猶不聞有所毀撤且遺詔務從儉薄今有司治明器侈大以勞州縣非先帝意願下少府裁損之太后不可帝時與太后俱坐閣中乃言曰城門卑者當毀之民居不當毀也太后以爲然是月遼主駐魯古思浞 冬十月丁酉朔遼賜宰臣呂德懋參知政事吳叔達樞密副使楊又元右丞相馬保忠錢物有差 己酉葬文明章聖元孝皇帝於永定陵廟號眞宗 己未祔眞宗神主於太廟廟樂曰大明之舞以莊穆皇后配饗仍詔立莊穆忌初太后欲具平生服玩如宮中以鉅罩覆神主參知政事呂夷簡言此未足以報

先帝今天下之政在兩宮惟太后遠姦邪獎忠直輔導
聖德則所以報先帝者宜莫如此 甲子帝與皇太后
始復御承明殿 是月遼主至上京曲赦畿內囚 十
一月丁卯朔樞密使錢惟演罷爲保大軍節度使知河
陽初丁謂逐寇準惟演與有力焉及序樞密題名石獨
刊去準名曰逆準削而不書謂禍旣萌惟演慮并得罪
遂擠謂以自解馮拯惡其爲人因言惟演以妹妻劉美
實太后姻家不可與政請出之乃有是命惟演至河陽
嘗請曲賜鎮兵特支錢太后將許之侍御史知雜事蔡
齊曰賞罰者上人所操非臣下所當請且天子新卽位

惟演連姻后家乃請偏賞以自爲恩搖撼眾心不可許
卽劾奏惟演遂罷賜錢 戊辰以李沆王旦李繼隆配
饗真宗廟庭 以翰林學士劉筠爲御史中丞先是三
院御史言事皆先白中丞筠舉舊儀榜之臺中令各舉
糾彈之職毋白中丞雜知 癸酉命翰林學士承旨李
維翰林學士晏殊修真宗實錄尋復命翰林侍講學士
孫奭知制誥宋綬度支副使陳堯佐同修 乙亥以皇
太后生日爲長寧節 庚辰判國子監孫奭言知兗州
日建立學舍以延生徒至數百人臣雖以俸錢贍之然
常不給自臣去郡恐漸廢散乞給田十頃爲學糧從之

諸州給學田始此 辛巳始御崇政殿西閣召翰林侍
講學士孫奭龍圖閣直學士兼侍講馮元講論語侍讀
學士李維晏殊與焉初詔雙日御經筵自是雖隻日亦
召侍臣講讀王曾以帝新卽位宜近師儒故令奭等人
侍帝在經筵或左右瞻矚則奭拱默以俟每講體貌必
莊至前世亂君亡國必反覆規諷帝爲竦然改聽 王
午以尙書右丞張知白爲樞密副使 國子監舊制皆
用近臣及宿儒典領以後頗任貴游子弟之初仕者與
管庫資序略均壬辰始命馮元同判國子監仍詔自今
毋得差補蔭京朝官 是月吐蕃李立遵來附 十二

月辛丑高麗王詢卒其子欽遣使告於遼遼主卽命使

冊欽爲高麗國王

契丹東國通鑑作契丹冊欽爲輔國大將軍檢校太師守太保兼侍中高

麗國公遼史作冊爲于今從遼史

甲辰詔輔臣崇政殿西廡觀孫夷

講論語旣而帝親書唐賢詩以分賜焉自是每詔輔臣

至經筵多以御書賜之 京城穀價翔貴戊申出常平

倉米賤糶以濟民 丁卯詔應典賣田產影占徭役者

聽人告以所隱田三之一予之 加馮拯昭文館大學

士監修國史王曾集賢殿大學士自是上相必加昭文

監史次相加集賢若上相罷免則以次而升如除三相

則分監修國史於次相云 是歲遼放進士張漸等四

十七人

卷之十七

續資治通鑑卷第三十五